

《红楼梦》配角塑造艺术

周书文
江西人民出版社



272
《红楼梦》配角塑造艺术

周 书 文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昌市新魏路5号)

新华书店经销 赣南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5 插页1 字数18万

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400

ISBN7-210-00189-1/I·75

定价: 2.40元

目 录

《〈红楼梦〉配角塑造艺术》序	冯其庸 (1)
“横看成岭侧成峰”	(4)
——《红楼梦》艺术形象的立体美	
“霁月光风耀玉堂”	(25)
——史湘云性格塑造的特点	
多重心理展风韵	(40)
——平儿性格塑造的特点	
“便觉新添异样香”	(59)
——略论尤三姐性格的发展	
“无情中自有深情”	(72)
——鸳鸯性格塑造的特点	
多样镜头凝聚成	(87)
——紫鹃性格塑造的特点	
“枉与他人作笑谈”	(105)
——李纨性格塑造的特点	

“无瑕白玉遭泥陷”	(119)
——妙玉性格塑造的特点	
“才自精明志自高”	(134)
——贾探春性格塑造的特点	
“直是另一种笔墨”	(154)
——兴儿性格塑造的特点	
岂是“冷面冷心”人	(170)
——柳湘莲性格塑造的特点	
“眼前无路想回头”	(183)
——贾雨村形象塑造的特点	
“讥讽得诗人之厚”	(201)
——王夫人性格塑造的特点	
“含沙兴浪费周旋”	(219)
——赵姨娘性格塑造的特点	
“褒贬有史笔之严”	(234)
——贾政性格塑造的特点	
“巨细本出相形中”	(249)
——刘姥姥性格塑造的特点	
后记	(266)

《〈红楼梦〉配角塑造艺术》序

冯其庸

据统计，《红楼梦》里一共写了九百多个人物，当然，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仅有名字的或者是着墨不多，只有十分简略的几笔，但不论怎样，《红楼梦》里能够给读者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的人物，至少也在百数。但是，在过去和现今的《红楼梦》研究中，《红楼梦》的人物分析和研究，还仍然只集中在十几二十个人身上。这种情况，对于要全面了解、研究这部不朽巨著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一部《红楼梦》虽然确有它集中而重点描写的人物，但《红楼梦》这座艺术之宫，决不只是仅仅由这些少数人物组成的，如果不能全面而充分地去分析、评价与这些重点人物密切相关的其他人物，那末，就根本不可能真正全面地深刻地理解这部《红楼梦》。

我读《红楼梦》，深深感到，作为典型形象来说，《红楼梦》里确实十分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的不朽的典型，而这些典型形象，毫无疑问都是独立存在的，他们是单个的而不是群体的。但这其实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这些典型形象的存在，往往又是有所依傍的，有所映衬的，因此在一个典型形象的身边，还存在着与它联结在一起的其他艺术形象，如贾宝玉这个典型形象，作为他的补充

• 1 •

或陪衬，就还有茗烟、袭人、晴雯、麝月等人的存在，林黛玉这个典型形象，也绝对不可能离开紫鹃而独立存在。其次，如薛宝钗之与莺儿，王熙凤之与平儿，贾母之与鸳鸯等等，等等。这一些自成组合的形象，在《红楼梦》里是实际的存在。看不到这些形象之间的相互关系，看不到作者的这种苦心经营，是不足以论《红楼梦》的。

在《红楼梦》里，还有另一种情况，即在某种程度上这一形象对另一形象是一种反衬，是一种对照或补充。例如贾政之与赵姨娘。人们单看贾政，怎么能想得到他还有这样一个小老婆赵姨娘呢？而作为赵姨娘的映衬或补充，则还有马道婆，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于是，贾政不单是与那些清客相公有关，而且与赵姨娘这个艺术形象还有更密切的关系，它使人们从不言中了解贾政其人的另一面，这不是对贾政的一个反衬和补充吗？再例如“王熙凤毒设相思局”的一回中，王熙凤故意选了贾蓉、贾蔷去捉贾瑞，试想这样的事，王熙凤如何可对蓉、蔷两人讲，既然可对蓉、蔷两人讲，而且还安排二人去捉他，而且还淋漓尽致地写出了贾瑞的丑态，那末，作者的笔，不是用“空谷传声”法，把王熙凤与蓉、蔷之间的关系，传给读者了吗？那末在这里，蓉、蔷两人的形象，对王熙凤这个形象岂不又是一种反衬或补充吗？

《红楼梦》里还有一些形象，它既是属于群体里的，但又是单个儿的，例如焦大，他当然属于贾府的老家人中的一员，但他又孑然不群，与谁都挨不上。再如晴雯，她既是属于宝玉身边贴身丫头中的一个，但又与众不同，独往独来，有她的独立性。

再有，《红楼梦》里干脆还有一些独往独来的人物，与谁都挨不上，例如醉金刚倪二，在董行的冷子兴等等。

总之，《红楼梦》里众多的艺术形象，其存在的形式是各不相同的，对这许多并非主角的艺术形象的思想内涵、存在形式，与其他艺术形象之间的关系、其相互所起的作用等等，等等，如果能作一番系统的分析，整体的分析，那末，我想对《红楼梦》的研究，无疑将是一种新的极有意义的贡献。

周书文同志写了一本《〔红楼梦〕配角塑造艺术》，要我写几句话，我想我上面的一些想法，或许与他书里所写的不无关系，因此就写了出来，藉资谈助。

1987.10.28.夜1时

于京华宽堂。

“横看成岭侧成峰”

——《红楼梦》艺术形象的立体美

曹雪芹笔下的艺术形象，不论是主要人物还是次要人物，是肯定人物还是否定人物，是活动较多的人物还是稍纵即逝的人物，为什么都能给人以亲见其人、耳闻其声、声息相通、呼吸若共的多样统一的立体感受？为什么都能给人以生气贯注、仪态万方、魂动魄悸、百感交集的艺术感染？一个极重要的奥秘，就在于写出了艺术形象的立体美。不仅写出了人物性格受育的景态物象、意境氛围，而且写出了与人物行动表象相呼应的感情流动情状；不仅写出了在人际关系的纵向矛盾与横向纠葛的交汇中，人物的丰富复杂的性格结构图像，而且写出了在人物系统网络中个体人物的性格特色与系统功能。这便使每个个体形象都宛如一个形神融溶、多样统一的丰富世界，都是一个相当“完满的有生气的人。”^①

**景态物象与人物心灵的妙合无垠，
表现出人物性格流动跃迁的主体氛围**

刻画艺术形象，重在表达人物鲜明而又丰富的感情色

^①黑格尔《美学》第一卷295页。

彩，塑造人物真挚而有特点的性格世界。所以巴尔扎克把他的《人间喜剧》称作“是描写人类情感的历史”。但是，要写出人物感情的真挚性与丰富性，人物性格的鲜明性与复杂性，却又要借助于性格情感迸发的媒介——周围的自然景象与社会环境相融合的感情氛围来表现。因为人们的感情流动与性格显现，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总离不开特定的心理环境的孕育与感情氛围的诱导。因而，写出诱发人物感情喷吐的心理氛围，就常常使人物感情的喷射有了生动的依托，也能显示出感情内涵的丰富性，感情意向的多维性；写好了象征人物性格的景态物象，就使性格的展现有了自然天成的缘由，也更能显现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层次感，使艺术形象显得内涵丰厚，意味无穷。

曹雪芹描绘景态物象的最大特点，就是把自然景象与社会景象浑然合一，与人物形象的塑造紧密联系，让人物在一定的景态物象中活动，舒展自如地展露性格特色；又把景态物象的铺写当成刻画人物性格的重要手段，写出性格蕴涵的征象，从而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艺术意境与心理氛围，就使景态物象的描绘化合为人物性格的征象，也使人物形象富有立体的空间感，更使人物的性格有一种浑然天成般的真实感。史湘云醉卧芍药裯中，那香梦沉酣中的四面飞花，那满头满襟的散乱红香，那一群蜂蝶飞绕的闹闹嚷嚷，那缕缕青丝枕着的鲛帕包裹的花瓣，活衬出她那活泼天真、豪爽乐观的性格特色。龄官蹲在花荫之下，手拿绾头簪子在地下划蔷、悄悄流泪时，那赤日当空，树荫合地，满耳蝉声，静无人声的景色，那阴晴不定的天气，突然一阵凉风袭来，唰唰落下阵雨，使她沉浸在爱的向往中的神态，又多么逼真地映现出她

的初恋痴情情状。

我们还是着重对照第十七至十八回借题对额，作者对那“悲金悼玉”的典型环境作的出色描绘吧！大观园是贾宝玉及全书绝大多数人物生活、思想、活动的主要环境，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大都是在那儿孕育，在那儿发生、发展的，大观园景色物象自然同他们连着神经，共着呼吸，同着忧乐，当然需要淋漓尽致地描绘。但是，作者却避开了仅靠外视角孤立平面描叙的办法，巧妙地借助书中人物的眼神、心理感受，来表现大观园在不同人物眼神中的视角景象，把人物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联结在一起，借着各自不同的主观世界、心灵感受，把自然景象有感情色彩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投入读者的眼帘。同时，又将自然景象与社会境况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既体现出那巧夺天工的建筑风韵，又显露出带皇家气味的人工雕饰特色，更借贾政带领众清客及宝玉为之命名题额，又给自然景象浓抹上一重强烈的社会色彩，成为皇妃省亲的皇权象征，从而使大观园形成了自然景象与社会象征相重合的特殊环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又把人物亲临其境后的心理感受，人物间的审美情趣的矛盾，甚至人生志向的纠葛，都带进了这种欣赏感受中去，便使自然景象的描绘，成为展示人物的不同心理感受，引起不同审美情趣、不同性格冲撞的触发点，这样就丰富了表现人物感情、性格的手段，使客观景象仿佛着上了不同的感情色彩。

如到了稻香村时，这样写道：“转过山怀中，隐隐露出一带黄泥筑就矮墙，墙头皆用稻茎掩护。有几百株杏花，如喷火蒸霞一般。里面数楹茅屋。外面却是桑、榆、槿、柘，各色树稚新条，随其曲折，编就两溜青篱。篱外山坡之下，

有一土井，旁有桔槔辘轳之属。下面分畦列亩，佳蔬菜花，漫然无际。”^①这段由作者外视角展现的田园风光，接着便立即转为书中人物内视角的不同映象，不同心理感受，表现出不同的审美情趣，形成为洋溢着不同心态感受的立体化景态氛围，映照出不同性格人物间的矛盾冲突。

贾政见了赞不绝口，笑着说：“倒是此处有些道理。固然系人力穿凿，此时一见，未免勾引起我归农之意。我们且进去歇息歇息。”并且又要贾珍用竹竿挑在树梢，挂上酒幌；又要贾珍买些鹅鸭鸡类饲养。说着步入茆堂，见里面纸窗木榻，富贵气象一洗皆尽，心中更加欢喜，便故意瞅着宝玉相问：“此处如何？”这便引出宝玉久憋于心不便发泄的感受来，他立即应声答道：“不及‘有凤来仪’多矣。”这给贾政的兴头无疑是兜头泼了一瓢冷水，便愤怒斥责道：“无知的蠢物！你只知朱楼画栋、恶赖富丽为佳，那里知道这清幽气象。终是不读书之过！”宝玉却不软不硬地回答道：“老爷教训的固是，但古人常云‘天然’二字，不知何意？”众清客急忙凑趣圆场：“‘天然’者，天之自然而有，非人力之所成也。”宝玉便驳斥道：“却又来！此处置一田庄，分明见得人力穿凿扭捏而成。远无邻村，近不负郭，背山山无脉，临水水无源，高无隐寺之塔，下无通市之桥，峭然孤出，似非大观。争似先处有自然之理，得自然之气，虽种竹引泉，亦不伤于穿凿。古人云‘天然图画’四字，正畏非其地而强为地，非其山而强为山，虽百般精而终不相宜……”话还没有说完，就气得贾政怒气难遏，便一声断喝：“叉出去！”而众清客又是怎样态度呢？是脚踏两只船，既有赞赏，又有保

^①《红楼梦》三卷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以下引用不另注。

留，赞赏是礼貌也是实情，保留是有碍面子不便直说。当他们走进篱门之时，忽见路旁有一石碣，便笑道：“更妙，更妙！此处若悬匾待题，则田舍家风一洗尽矣。立此一碣，又觉生色许多，非范石湖田家之咏不足以尽其妙。”并且建议直书杏花村名。当宝玉说出“柴门临水稻花香”诗句，建议用稻香村后，他们又哄声拍手赞妙。在贾政引他们步入茆堂询问宝玉：“此处如何”，希望宝玉也说出附和的话来时，众清客都忙悄悄推宝玉，要他也跟着说好，分明也看出了此处的过分穿凿，只是捧场附和不便直说罢了。

这就借稻香村的景色描写，写出了不同性格的人物情貌，不同的审美情趣与人生追求。于是稻香村那“远无邻村，近不负郭，背山山无脉，临水水无源”的峭然孤出的穿凿景象，便赋予双重象征意义，首先映衬出贾政热衷于用封建礼教扭曲子女精神世界，平庸固执，穿凿僵化的封建卫道特色。而贾宝玉一进入稻香村那穿凿扭捏之境，一看到那“非其地而强为地，非其山而强为山”的别扭景况，便抑止不住感情的波流，一发而不可收，即便面对着畏惧的父亲也喷口而出了。因为这恰如看到自身的个性受到压抑，自己的人生追求难以实现一般，不能不愤懑难抑了。于是稻香村又成了宝玉个性被封建礼教扭曲，精神受到亲权压抑的象征。因而宝玉对稻香村的议论，恰是他厌恶峨冠礼服，厌恶仕途经济道路，反对精神禁锢，向往个性解放，崇尚自然天成的性格反应。

围绕稻香村穿凿景象的层层描绘，及不同人物的不同感受，不仅展示出贾政与宝玉父子之间的性格冲突，刻画出他们父子各不相同的审美情趣与人生追求，也揭示出宝玉的人

生道路上与成长过程中，个性受到压抑而企图突破，精神受到扭曲而企图伸展的外部环境与心理感应。这种斗争，实际上又成为他们父子矛盾冲突激化的前奏与预示。贾政对宝玉这番议论的愤怒压制，宝玉对稻香村那不伦不类建筑的非议，为三十三回宝玉挨打作了必要的铺垫；而三十三回贾政对宝玉的怒打，恰是这场稻香村争议的发展与深化，把这场争议作了进一步的伸展与印证，使这场争议具有多方面的象征意蕴。

此外，作者更常常集社会属性、自然景色、人物爱好于一境，借助人物生活的住室氛围，器具陈设，来刻画人物的性格风貌，使之成为人物的性格化象征。李纨那“峭然孤出”，扭捏而成的稻香村住处，恰是她灵魂被扭曲得“竟如槁木死灰”一般的性格象征。宝钗的“雪洞一般”，一色玩器摆设俱无的绣房陈设，又是被封建礼教桎梏，压抑着正常人生追求的心灵表现。探春那阔朗的如同书房一般的闺室，恰是她“才自精明志自高”的性格写照。宝玉那如“小姐的绣房”一般的卧室，又是他女性化个性的物化形态。而秦可卿那富丽艳冶、淫色柔气的卧室，更折射出她的淫荡生活与人生追求。作者就是这样借助自然景物与人物心境、社会属性的妙合无垠，创造出富有人物性格特色的物化景象、意境氛围，使读者能透过这样的景象物态凝聚着的感情氛围，象征图象，窥见人物感情流泻的环境，性格显露的生活氛围，体察到人物形象生活活动的立体情状，给人以生活氛围与性格展现的浑然一体的立体性感染。

人物的情波意脉与外化行动相复合， 曲尽人物情感流泻的立体化情状



《红楼梦》艺术形象的立体美，还在于由人物生活的心理环境进入到人物性格的深层，通过人物的外相活动与感情跃动的复合对应，刻画出人物性格化的丰富多彩的感情世界，又以人物的性格化的丰富、多彩的感情世界，反映出现实生活的丰富多彩。人物的感情流泻，本来就不是单色单向、线性因果状的，而是随着时空环境的具体变化而出现的，具有多种关系渗透、多种情向凝聚的有机复合流程，因而往往呈现出众情纷呈的复杂色调，透露出人物性格的立体化结构情状，也给人以蕴涵丰厚的浑厚感，还能折射出心理环境、感情氛围的多方位、多辐射作用。

曹雪芹非常善于透过特定的心理环境、感情氛围，刻画与人物外相活动相对应的丰富感情波流，内心深处的微波细浪，并通过这种真情实感的自然流泻，细腻入微地刻画人物性格在特定环境中的脉搏跃动。兴儿在尤二姐面前毫无顾忌的绘声绘色的谈吐，活泼风趣的语言，善于识人的敏慧，设身处地为人着想的善良；及闻听凤姐叫他时的心惊肉跳，举止失措，凤姐审问时的叩头求饶，自打嘴巴，使他的感情流泻显得多么富有跳跃性，又多么丰富复杂。尤三姐正在同贾珍吃酒时，贾琏突然闯进来拉她与贾珍同饮，引起她的变态相讥，异态反抗，使她的感情流泻变幻生奇，显得多么富于随机性，又多么富有多棱的色彩。

还是让我们详细剖析一下林黛玉在赋帕定情时的感情流

泻描写吧。那是在宝玉挨打卧床养伤之后，因为心中记挂黛玉，想打发人去探问，又怕袭人知道，便支开袭人，独派晴雯带着两条旧手帕前去探望。黛玉接手帕后，开始有点纳闷，不解其意；待着实细心搜求，体味出送帕的深意后，接着就有一段与外相行动相对应的感情流泻的出色描写：“不觉神魂驰荡：宝玉这番苦心，能领会我这番苦意，又令我可喜；我这番苦意，不知将来如何，又令我可悲；忽然好好的送两块旧帕子来，若不是领我深意，单看了这帕子，又令我可笑；再想令人私相传递与我，又可惧；我自己每每好哭，想来也无味，又令我可愧。如此左思右想，一时五内沸然炙起。黛玉由不得余意绵缠，令掌灯，也想不起嫌疑避讳等事，便向案上研墨蘸笔，便向那两块旧帕上走笔”驰书起来。这段“神魂驰荡”的感情流动描写，就是迸发有因，外射有由，多彩并现，多向汇流的。如果说私相传递是这多色感情迸发的触发点，那么，复杂的人际关系、社会存在又是造成多色调感情的复杂缘由。这多种感情意向的更替跃动，显得多么富有层次感，多么符合人物此情此境中的心理状态。你看，她此时的感情跃动是多么奇妙，既有与宝玉心犀相通的喜悦，又有未卜爱情前途的悲伤；有对两条旧帕凝情专注的好笑，又有对私相传递有违封建礼教，怕被人发觉的惊惧；还有对自己每每好哭，爱耍小性，对宝玉体贴不够的悔愧；更有爱情诚挚，不顾一切的赋帕定情。正是这多种感情意向的相互集结，相互渗透，便终于化合凝聚成“一时五内沸然炙起”的复杂感情合流。她就是带着这多股感情化合的赋帕定情举动，推动她向着叛逆爱情方向大大跨进了一步。这多种感情的合流，既不是单向的喜，也不是纯然的悲，既不是单色

的笑，也不是单纯的惧，既不是单调的愧悔，更不是欣然的响应，而是多种感情意向的升华，多种感情色彩组合的合流，闪耀着丰富感情色彩又浑然一体的立体美。

这段由传递情物所诱发，与人物的外相活动相对应的感情流泻的描写，又是富有多层次流动感的、步步深化的感情升华。因为在此之前，黛玉屡屡情探，担心宝玉爱情不专，另有他属；一旦了解宝玉倾心于她，解除误会不久，在卧床养伤之际，又传递情物于她，自然首先是喜从中来；但是紧接着心犀相通，生命与共的喜悦，自然想到这爱情发展的未来，于是既怕“金玉之论”的威胁，又有孤凄无依、无人为之作主的感伤，悲剧预感便油然而起；待暂时抛开爱情未来，凝注着那两方旧帕时，忽然觉得好笑的潜意识，又突然迸现出来；接着回到现实，一想起这两方看来好笑的手帕，却是有违封建礼教的私相传递“丑行”，一旦为外人知道，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因袭的重负又不免使她惊慌恐惧起来；但是，转眼想到赠帕的主人不惧封建礼教、创伤卧床，还如此多情派人送来，又不由丢掉恐惧，对自己过去不能体贴他的苦意，屡屡哭态相向，冷语相讥，不觉又感到愧悔不已。这样，由送帕引起的诸种感情的层层递进，互相冲撞，“左思右想”，便生发出一种互相化合的合力，外化为一个协同动作，就是不顾嫌疑避讳等事，便毅然研墨蘸笔，赋帕定情，大胆倾吐自己爱情的心声了。

这段感情波流描绘，看似由两方旧帕传递引起的，然而却折射出外部环境的多方位辐射作用，给人一种深邃的生活透视感，使人透过这段感情波流的动荡，若看到了周围的环境情状，甚至整个社会的纵深，有一种历史的纵深感，生活

的深邃态。如果说那喜悦的感情，是由宝玉送帕传情引起，表现出两人的感情默契，灵犀相通，使我们看到了封建时代男女之间表达爱情的特殊方式与社会的压力。那么“不知将来如何”之悲，就反映出封建时代的婚姻制度的残酷性，男女爱情不自由，婚姻不能自主的时代悲剧性；尽管她们倾心相爱，却不能尽情表达，最终要由父母家长来决定；而她那寄人篱下的孤凄身世，“风刀霜剑严相逼”的恶劣心理环境，既有“金玉之论”的喧嚣，又有宝玉的金系情牵，就是她生悲的多重根源。她对两方旧帕引起的“私相传递”的恐惧不安，则是对整个封建家族、整个封建社会、统治这个社会的精神支柱——封建礼教闷压的恐惧，对人言可畏的悬心。而面对两方旧帕的悔愧之意，既是对自己过去情态表现的自我检讨与发自内心的悔悟，又何尝不透露出她的这种感情的流露，恰恰是由于“上无亲母教养，下无姊妹兄弟扶持”，寄居在贾府这样的公侯豪门篱下，要“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所以，这多种感情色彩的后面，又映现出外部环境的多方位、多辐射作用。感情的立体性不仅反映出人物性格结构的立体性，而且反射出外部环境的多辐射性，更洋溢着外部环境的多辐射作用与人物心灵的感应力相互作用的立体情状。

《红楼梦》中人物感情流泻的描绘，极少单色调、单向性、单因果的情况，总是借一事或数事的触发，引出人物感情迸发的多色调、多层次组合，融化为众彩纷呈的感情波流，展现着人物心理结构的立体情形，勾勒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同时又借这种感情的多层次、多色调的浑然一体情状，反射出造成人物复杂的心理结构、感情汇流的社会缘由，反